

外行看的热闹

——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随感

The Jollification For Laicals Sentiments on The Second Chinese Art Triennial

●刘莉 Liu Li



1. 陈文令参展作品现场
2. 李颂华参展作品现场
3. 苏文祥参展作品现场
4. 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十 油画 俸正泉
5. UNMASK 参展现场
6. 姜楠参展作品

在2005年6月11日之前的好长一段时间，我就听人说起过《未来考古学》，那个时候，几个策展人正在扑向各地了解艺术家和他们作品的情况。然后我就忘记了这个展览，毕竟，一个遥远的大型展览的蓝图是不如看看眼前一些即时可见的小展览有吸引力的。

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轰轰烈烈地在南京开幕了。我之所以说它轰轰烈烈是因为无论从它的规模，到场的人数和参加艺术家的级别，对于南京都是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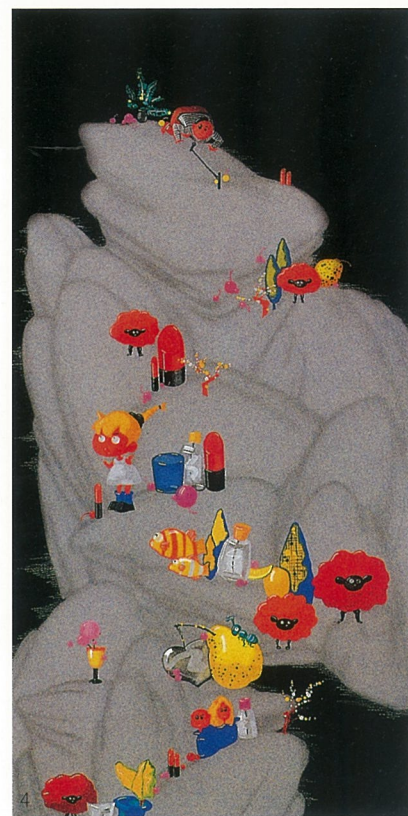
艺术盛事。这么多的艺术家，这么多的当代艺术作品出现在一个古老的殿堂里，实在不能不让人激动。

我抱着三公分的画册研究策展人的序言，洋洋洒洒的上万字看得我很辛苦，而其中从最初的未来学这个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论证得一清二楚，我似乎都忘记了这和艺术到底有什么关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未来考古学》是表示未来的人们在进行考古的时候所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品，选择参展



作品的时候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来选择的——毫无疑问这些作品都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最能代表当代的艺术状况。

南京博物院作为一个展览场馆，无疑是最牛的，未来考古学的作品在博物院中展出，真是非常的适合“考古”主题。但是当九十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全部放进去，这个展览怎么看都有点拥挤，在一件作品和另一件作品间几乎毫无过渡，我的意识总是还停留在上一件作品



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着另一件作品，感觉上很有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脑子更加不受控制，经常还停留在前面打动我的某个作品里，而作为一个单纯的观众，我所评价的作品的好坏大部分只是以可不可以挂在家里作为标准，这个很业余的标准是来自于很多时候我陪伴着的观众一起参观艺术品的时候，他们嘴里喃喃自语地念叨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作品可以放在XXX地方，很震得住。”“这张画挺好的，颜色真好看，可以挂在XX。”……于是我也就延续了这样的思维，但是作品不都是最后会被交易。显然这次的参展作品能看出是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四分之三以上的作品是非常有想法并且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当它们一起被密密地放在一



起，而中间的场地通常是装置，间中还有行为的表演，很是让人目不暇接，内容丰富是丰富了，但有点“审美疲劳”。一圈看下来，脑子里像经过了车轮战一般，不过要是把场地扩大，有这么好的展示空间，一天是否能看得完？可见一个展览是不能够尽善尽美的，有众多的因素在限制着，但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这届三年展是成功的。

看完一个展览后总是让人有许多感想，许多的观众在无意识中始终认为艺术品起码应该是打动人的，要和观众有某种对话，或者仅仅就是好看的。而艺术品不应该选择观众，无论什么样的作品和人之间都应该有基本的互动，而对我而言，我喜爱的作品都是让人高兴的，即使它让我高兴完了以后，会悲伤会愤怒都可以，但不要一上来就以恶心和恐怖吓住我。这次的现场行为应当算是老幼咸宜，尤其是文鹏的作品《不倒翁》受到普遍观众的关注，他的身边围着一群老老少少，讨论着他还是活的还是假的。廖文峰的作品《鸟人》更是受欢迎，从一进展览馆我就发现有一台的摄像机上站了大约5、6只明黄色的小鸟，地上还散落了几只这样的小鸟，许多观众都是循着这些鸟找到了这件装置作品。可见普通观众还是需要娱乐性和观赏性的，而艺术展中的普通观众的增加虽然会带来一些混乱，但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现场会更加地活泼，议论更加地丰富和漫无边际。

写到这儿的时候，在荷兰世青赛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国青队以2:3败给

了德国国青队，最终未能进入八强。相比之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实在是非争气，各种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和国际艺术舞台，仅此一点就十分地可喜可贺。

我不记得中国的艺术品是什么时候从殿堂走向大众的，从单一的品种变得如此花样繁多。只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给一个画家作过翻译，只是在学校上过美术课的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德国人为什么要买那些我看不大明白的画作。现在，经过了这么多的展览，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艺术之对于生活的重要性，艺术对于一个人的品位的重要性。甚至有人说：一个城市经济发达水平及文化素养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艺术。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断定的是我们的生活是不可以缺少艺术的，这是个毋庸置疑的问题，虽然那么多年来我们离得那么遥远。

